

自序

记得，~~员范~~我刚刚退休的时候，曾经想，抽时间，再写点编辑手记，连同过去发表过的一些小说、散文、随笔、儿童诗、文学评论，出一本书该多好。

说心里话，给别人做了几十年嫁衣、编了一辈子书，自己咋能不想出一本书呢！

一晃八年过去了。退休后，先在社里搞了一年第二届韩愈杯散文大赛；后承秦耕老友美意，又在《天津广播电视报》帮了五年多的忙，直到去年三月。从去年三月离开《天津广播电视报》起，便一面读书，一面写起编辑手记来。同时，还帮占祥看了五十万字的长篇传记小说，交《今晚报》选载了四十天。

回顾近四十年的编辑生涯，有许多事情还是很值得回忆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曾为一些有成就的作家编过第一

本书。如吴若增的小说集《翡翠烟嘴》、张宇的小说集《活鬼》、杨东明的小说集《爱是不能忘记的》、王家斌的中篇小说集《大海落叶》、海波的长篇小说《铁床》等。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还为一些作家编过成名作。如为冯育楠编的长篇小说《津门大侠霍元甲》，便是冯育楠蜚声文坛、成为“大侠”的代表作。这本书不仅使冯育楠成名，而且，还创造了百花文艺出版社，本版书一本书发行量最高的纪录的纪录。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还策划组织了首届和第二届韩愈杯散文大赛，创造了两次大赛，由巴金、冰心两位文坛泰斗，高占祥、翟泰丰、于友先、杨伟光四位部长，同为名誉主任的历史，其影响之大，国内少有。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还为我国一批有成就的中年作家，首先编辑选集。如《王蒙选集》员一源卷、《浩然选集》员一猿卷、《蒋子龙选集》员一猿卷、《冯骥才选集》员一猿卷，便是我最早编辑的，开创了我国为中年作家编选集的先例。

在做好编辑工作的同时，我还撰写了一些小说、评论、散文、随笔、儿童诗。

我写小说，是因为我是一个小说编辑，有一点创作小说的甘苦，看起作家写的小说稿子来，会把意见提的更恰当一些，以便作家将稿子改好。

我写评论，是因为作为编辑，一定要有识别稿件优劣

的水平,只有具备了识别稿件优劣的水平,才能决定稿件的取舍;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宣传自己编的书,以扩大本书在广大读者中的影响。

我写散文、随笔,是为了记录下我与作家朋友的友好往来,借以抒发我与作家朋友的友好情怀。

我写儿童诗,更是有我的特殊感情。那是因为,我特别喜爱我的一双儿女。我写的那些儿童诗,就是抒发我对一双儿女的钟爱。

在这个集子中,还编选了一些作家朋友写我的文章。所以要把他们作为附件选入该集,是为了记录下我与这些作家朋友的诚挚友情。

当这个集子将要和读者见面的时候,仔细想来,确也有遗珠之憾。那就是,现在虽然写了一些作家朋友的文章,但,写的少了些,还有一些没有写出。特别是我与老友占祥的。作为部长,作为师长,作为老友,作为兄长,有许多值得我写的。

但考虑到目前的实际情况,思之再三,还是将现有的予以出版为好。这个情况,我想,占祥老友也是会理解的。

前些天,我把稿子整理出来,估算了一下,约十多万字。仔细研读了一下,虽非什么宏篇巨著,但不管怎么说,它确是一个有着数十年编辑生涯的老编辑的心血和甘苦,其中,颇有耐人寻味之处。若结集出版,不仅对自己是个小

春秋集

结,就是对今天的年轻人和广大读者,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在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我随手写了这些文字,就算作自序吧。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目

·录

目 录

自 序

小 说

园猿轱记者的责任

园源轱卖面包的姑娘

园员轱李顾问接亲家

园恩轱设爷庙烧香

园远轱我的大学路

散 文

园恩轱想起当年盘谷行

园猿轱规格和品格

园恩轱只缘他在此山中

园猿轱也没有忘记农民

园园轱《金光大道》当谁出

园远轱告然新篇

园员

春秋集

园园轱告然与美国马里兰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故事

园源轱争得梅花扑鼻香

园范轱一曲高歌寄深情

园员轱梦里常忆孙犁翁

园缘轱难忘冰心

园愿轱难得一颗赤子心

园国轱离宫来的购书人

园蒙轱作家王蒙与厨师

园缘轱<篇为何居卷首

园范轱天高任鸟飞

园远轱道是无声胜有声

园想轱也在探索中

园想轱写在《津门大侠霍元甲》获奖的时候

园源轱碣石觅踪

园远轱我的文学路

序及编后记

园员轱直根乡土的诗人

——《王耀东与乡土诗》序

·目

·录

聂绀弩也深深地热恋着生活

——《杜鹃情》序

聂绀弩爱国主义者的颂歌

——《抗日名将张自忠》序

聂绀弩一曲弘扬改革的赞歌

——《建设大厦的人们》序

聂绀弩可贵的尝试

——《爱之梦》序

聂绀弩贵在坚持

——《野神》序

聂绀弩长诗《丰碑颂》编后记

聂绀弩《道德经注译与析解》《老子之朴治主义》编后记

文学评论

聂绀弩改革者的典型形象

——评《锅碗瓢盆交响曲》

聂绀弩一代武林奇侠的真实写照

——评《津门大侠霍元甲》

园园

春秋集

夙园转努力塑造新的典型形象

——评《雾中人》

夙原转必由之路

——评《弯弯的月亮河》

夙远转一曲当代青年的赞歌

——评《赤橙黄绿青蓝紫》

夙愿转难得的真情

——读张成起的散文

夙猿转抹布、跑龙套及敲边鼓

夙缘转丘水楼台不得月

夙远转孔明斩马谡想起的

关于选集等的通信

夙恩转王蒙致刘国玺

夙园转高占祥致刘国玺

夙园转刘国玺致高占祥

夙园转马骥才致刘国玺

夙原转告然致刘国玺

夙缘转李学鳌致刘国玺

·目

·录

园远轱刘国玺致浩然

儿童诗

园员轱保证也把红旗插

园圆轱己念堂瞻仰毛主席

园圆轱学会外语为“四化”

园猿轱小小护林员

园源轱要像松树长成材

园缘轱月亮为啥也会走

园缘轱弟弟就爱听广播

园远轱将来一定长成材

园苑轱大为国立功劳

园苑轱工缨枪

园愿轱乐得爷爷笑开花

园怨轱是它催我常早起

园怨轱做个光荣革新手

园园轱小弟弟

园园轱小星星

园员轱小闹钟

园缘

春秋集

圆圆辘姐姐的梦

圆圆辘天上星

圆圆辘我就爱吹小喇叭

圆圆辘长大当个科学家

小
说



记者的责任

报社领导给了我一个任务，要我到A县去采访一下长篇小说《五代仇》的作者某君的近况，说他现在又写出了一部控诉“四人帮”一伙迫害老作家罪行的新作——《血泪篇》，省报上要进行宣扬。

提起某君，那可已是久负盛名的作家了。虽说，他的大名不能和一些成绩卓著的大作家相提并论，但在省内与一些初露头角的青年作家相比，其名气是要大得多了。

那还是一九六二年，我刚从北大新闻系毕业，分配到报社工作的时候，某君的长篇小说《五代仇》问世了。这部作品是控诉万恶的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罪恶的。适应形势需要，这部书一出版，便被省委列入了向全省人民进行阶级教育的好教材。据说，因为《五代仇》写的就是某君的痛苦身世，所以，省委对他也就特别重视。某君一下子就成了省里举足轻重的重点专业作家。

十年浩劫中，作家们都遭到了“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戴高帽子，坐喷气式，进牛棚，那是不必说了，有一点名气的，还被当时的报纸点了名。不仅批了作品，而且还

批了人。

然而,对于某君,我曾留心过。报纸上不仅没有点过他的名,而且,也没有批过他的作品。至于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后来我才听说,原来当时造反派们也是要搞他的。有一派,还专门派人到A县他的家乡去抓过他,但,没有抓到。后来不知为什么,也就不再追究了。

现在,他又写出了控诉“四人帮”迫害老作家的新作——中篇小说《血泪篇》。据说,写的仍是某君亲身的经历。是一部与“四人帮”斗争的历史。自然,省委非常重视,便指示报社,一定要派人了解一下。

我接受了这个任务,礼拜天都没有过,便登上了开往A县的汽车。

对于A县,我是非常熟悉的。当了十多年的记者了,全省一百多个县,哪个县也去过三五次。但,对于某君的家乡,我就不熟悉了。一九六二年他的长篇小说《五代仇》问世的时候,省报也着力宣扬过。那时我仅仅是个见习记者,采访这样重要的新闻,当然轮不到我的头上,那是首席记者的事儿。这次,领导把任务交给了我,当然我得把当年的情况打问一番了。

据了解情况的同志们说,某君的家乡,就在A县城内。到县城下了汽车,只需要步行一刻多钟,便可到达。因此,关于交通这一层,倒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只是有一点,同志们要我注意。据熟悉他家情况的同志们说,某君的家里,养了一条半人高的大黄狗,不同于一般的狗,它翻脸不认人,永远也喂不熟它。因此,凡是去他家里的人,没有一个不为狗而担心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一直盘算着,希望能在我到达某君门口的时候,遇见一位某君家里的人,以便

免受狗咬之惊。人世间的事情，也真有凑巧的。当我下了到达A县的汽车，步行来到某君家的时候，距某君的大门约摸还有二十多米远，恰巧就看见一位满头白发、身子有点佝偻的老太太在那里扣打紧闭的门扇：

咣、咣、咣……

咣、咣、咣……

老太太用她那少气无力的手，拍打着门环。看样子，像是已经拍了一会儿了。这时，我对狗的惊恐倒是没有了，反而，倒是替老太太担起心来。心里想，这位老太太是干什么的呢？是某君的亲戚？还是村子里的邻居？如果不是某君的家里人，是外面来的人，要是门开了，狗跑出来怎么办？这么大的年纪，可经不起大黄狗的惊吓啊！

想到这里，我正要走上去招呼老太太，忽然，大门开了。接着，就传来“汪汪，汪汪……”的狗叫声，便从影壁后面窜出一条大黄狗来，它舌头伸出好长，张着长满利齿的大嘴，直往门口扑。要不是它的脖颈上套着铁链，早扑到老太太的身边了。出来开门的是位中年妇女。她见狗还在那里狂吠，便冲着它骂道：“滚回去！黄！”这一声吆喝，还真把狗给骂了回去。

然后，中年妇女把一张两元的人民币递给了老太太，并低声地说：“妈，你来家坐坐吧！他出门儿了，没有在家……”老人没有说话，只是把头摇了摇，便转回身，迈着沉重的步子，拄着拐杖走开了！

老人走后，我才注意打量这位中年妇女来。看上去，她的年纪在四十开外。头上，顶着一条半旧的白毛巾；身上，着一身中式的白洋布衣裤。可能是久在灶房的缘故吧，这一身白裤褂都变成了姜黄色。一看这身打扮，不用问，一定

是个农家妇女。我正在端详她,不想她倒先说话了:

“那位同志,你是来找我们那口子的吧?”

我一听她的问话便明白,这位中年妇女,便是某君的妻子,便连忙说:“是是,是是,我是从省报来的,想找他了解点情况。”

“唉呀,你来的太不巧了。他出去搜集材料了,还得十天才能回来,你快到家里坐坐吧!”

我一听某君不在家,也无心在这里逗留,便赶忙说:

“不啦,不啦,过几天等某君回来我再来吧。”我便告辞乘车返回省里。

但那位白发老太太的形象却不断地闪现在我的头脑中。我反复地想,老太太既然是某君夫人的母亲,那么,为什么母亲到了女儿家之后,却连门也不进呢?为什么女儿要给母亲两块钱呢?为什么母女见面时脸上的表情是那么凄苦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十天过去了。出于记者的责任,我又来到了某君的门口。说来也巧,当我到达某君门口的时候,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与上次我到来时一样,正用手去拍击洞开的门扇。我便奇了。心里说,这个老太太也真怪。你到你女儿家来了,大门开着,你不往门里进,为什么却要打门呢?你不是自找麻烦吗?难道狗连你也不认得?……

我正在纳闷,没想到,老太太刚敲了一下,大黄狗便“汪”地一声从影壁后面扑过来。亏得锁狗的铁链短,要不然,这位至亲非得让黄狗咬伤不可。

我和老太太正在为猛扑出来的恶狗吃惊,接着,某君的妻子便从里面走了出来。她又呵斥了一声:“滚回去,

黄！”大黄狗便夹着尾巴跑了回去，还像上次那样，她走到老太太的身边，把一张两元的人民币递给了老太太，依然也说了声：“妈，你来家坐坐吧！他出门去了，没有在家……”老太太也像上次那样，仍旧没有说话，还是把头摇了摇头，转回身，迈着沉重的步子，拄着拐杖，一步一摇地慢慢走开了……

母女俩这种异乎寻常的会见，可真使我这个当记者的产生了疑虑。本来，记者就够敏感了。而她们母女间这种出乎常人的凄苦情景，咋能不引起我的深思呢？

难道不是吗？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女儿，本来是应该亲亲热热的，可她们，为什么却充满愁容呢？疑团，问号，一个一个地在我的脑子里反复出现。越想越不解，越想，越理不出个头绪来。我正苦苦思索，又是某君的夫人先说话了：“那位同志，你来的还是不巧。昨天，他从外面来了信，我让大队会计给我读了。信上说，他还得十天才能回来。回家吧，到家喝口水吧！”

我一听某君还没有回来，加上刚才见到的她们母女间的愁苦情景，我更是无心在这里逗留，赶忙说：“不用了，不用了！我还得到别的地方去。”说着，便匆匆地告别了她，离开了沿河庄。

在回省城的路上，我反复地琢磨着她母女见面时的情景。为什么女儿要说“你来家坐坐吧！他出门去了，没有在家”？如果某君在家，难道女儿就不让母亲回家坐了吗？某君不在家，怎么能成为女儿要母亲回家坐的理由？又，为什么，两次见面，某君的夫人都是给其母两块钱呢？怎么会那么巧？怎么会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如果母亲要用钱，为什

么女儿不可以给她送去呢？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直到我回到省城，也没能悟出个所以然来。

又是十天过去了，我第三次来到某君的家乡。

这次可算凑巧，当我走近某君门口的时候，某君的夫人正一手扶着门框，一手拿着一封信，站在门里向外张望。（应当说明，这次未能再见到那位扣门的老太太）。我心想，这下可省事儿了。可不用我叫门了。有某君的夫人在，也免得我再受黄狗的惊吓。我正要上前打问，还是某君的夫人先说话了：

“唉呀，同志，你来得正好，他又来信了，我正愁着没人读呢！”

我先听她说“你来得正好”，心里倒挺高兴，还以为某君真的回来了。她把话说完，我才明白，原来，某君并没有回来。现在，是某君写来了信，妻子正要找个读信的。

我心里说，不管怎样，总是某君来的信。虽说现在还未能见到他，但，看了信，总会知道他的行踪的。所以，一边想着，一边就把信从某君夫人的手中接了过来。

接过信封一看，只见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至今，乡村人写信照例是写丈夫名字的），写得都是清楚的，可就是寄信人的地址，只写着“内详”两字。我心里说，某君还真是注意保密，写信也不在信封上写具体地址，别人也休想知道他的行踪。但，当我把信打开之后，不禁使我大吃一惊。原来，信的抬头是这样写的：“畜生：”

这时，我完全忘记了站在我面前的就是某君的妻子。浑身的血液，完全被这意想不到的称谓，刺激得沸腾起来了，我情不自禁地读起信来：